三長物齋文略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花甲重周第十圖記

長安古名勝地城南爲最終南在望鴈塔雙[illegible]樂游少陵諸原曲江樊川諸水縈迴映帶於其間所謂城南韋杜去天五尺也吾鄉唐陶山先生開藩陝右以重九前一日爲七十覽揆幕中諸君邀集慈恩塔院煮茗爲壽是日也南山雪霽馬首占晴楓徑停車霜葉如赭周君雨香爲繪花甲重周第十圖圖中凡十有六人峻塔長松鬱蒼相間爲兩列塔前列者先生褒衣博帶手攜[illegible]

髯居其中兩僮夾侍一操杖一負花籠其左采菊而頎然長者爲艾聲和右擷芝而微笑者爲戴惜初與惜初竝立者驥也驥前爲徐松溪後爲唐敬之松陰列者中爲蓮峯寺僧其左拈桂華而年最少爲蔡臺生臺生前爲其兄旻受與旻受竝立隱身紅樹閒爲雨香迴而與雨香對者車秋舲也其右按芈佛手柑者爲沈石樵石樵之後白髭方袍爲郭尙齋尙齋名逢錦巴陵人聲和名昌惜初名凝之皆上元人松溪名桓陽湖人石樵名梧仁和人臺生名蹶武吳縣人垂髫者咸寧唐大令之子名明行萬載人敬之名釗先生從子旻受見第六圖

秋舲雨香見第七圖故不著其名買驢首爲紀游長律三章先生和之同游諸君及能詩而未偕游者亦和之得詩近百首別刊城南秋眺錄命驥記其事書於圖之左方時道光壬午季秋也

終南訪碑圖記

關中爲金石之藏終南一山西起秦隴連亙長安咸寧盩厔鄠杜之南而東抵於藍田緜延盤踞幾八百餘里又爲關中藏寶之所會歸其中吉金貞石之沈薶於荒煙蔓草間者不知凡幾前明趙子函生長其地頗以意事自負其於此山僅作三日遊所得舊碑不及十種而

石墨鐫華之著流傳至今已幾幾與南山共壽東君秋
舲以江南才士囊硯遊秦好古之癖遠過前人覗子函
遺冊爲鞸路藍褸未足以窮陸海之勝嘗於春秋佳日
具餱糧召徒侶凡丹崖翠嶂古墓蕞祠猿鶴之所栖樵
牧之所憩苟可以得寸金片石者皆爲屐齒所必到因
乞小蓬王君爲作終南訪碑圖而屬余爲之記夫物聚
於所好歐陽子嘗言之余謂所好之聚亦視其物爲何
如耳衛懿公好鶴鄭子臧好聚鷸冠秦皇漢武好神仙
彼以君公之貴非所當好終有難聚之物况吾輩一二
與畯必欲探渤海之奇珍發元圃之祕蘊其能得乎然

未可與訪碑之舉同日語也碑刻之傳可以詮經可以証史非僅耳目玩好之具正爲吾輩之所當好秋舲行矣他日芒鞋踏破翠墨盈囊不獨子函三日之遊難與比擻郎歐趙洪薛諸家竭數十年心力著爲專書亦不足以擅名山之藏而誇金匱石室之富則此圖之作其亦山靈有幸寶藏勃興之會也夫

雲深山房記

溆潭李畏齋善岐黃自號醫隱於宅西半里許築茅屋一椽取樊川詩意名曰雲深山房四面皆山蒼翠如屏障前有方塘環以水田十畝顏其堂曰十畝之間志隱

契也每當春秋佳日與二三朋儕把酒賦詩坐花垂釣或與野老田夫樵童牧豎隔籬閒話片時暇日君息靜軒中明窗淨几手錄方書隙圃閒畦自鋤藥種比鄰有求醫者輒就山房診之百里內外造門延請亦惟視其禮意之誠否聞一往治如璽印泥如匙勘鑰無不立效否則厚幣強求未嘗應也余思世所謂醫者自以爲盧扁復生出則盛服高車非朱門重聘不入其於難經脈訣亦能究舉其辭而一藥甫投如操徐夫人匕首血纔濡縷即能殺人是豈所業之未精耶抑亦利令智昏方東家切脈時而意已火馳西去也惟當隱隱於醫

直寄於醫耳力田逢年衣食無累白雲深處吾愛吾廬有求醫者卽以醫寄之雖戶外屨滿而其中亦落然都無一事也故曰寄也辛未季春偶館余寓乞爲文以張之走筆書此於雲山佳境可無唐突否也

三長物齋記

余舊名齋曰式相好自余兄花耘先生卽世不忍復稱是名因易之曰三長物齋三長物何物也余不能書而嗜古人之書集秦漢以來金石文字數百種爲長物一嘗學琴於湖州沈山人不耐竟學而止蓄舊琴及支琴瓶各一爲長物二囊無一錢而有周秦刀布數十品以

以爲廢銅匣而藏之若拱璧爲長物三然則長物止此乎馳逐名塲三十年而名不成有志讀書而未暇吾身亦長物也何止於三第以三者皆有用之物適與頑然之軀相遭而辱爲長物則以三長物名吾齋也宜矣

三長物齋後記

既以三長物名吾齋矣搜索齋中復得三物一自製溪州石磬聞客談猥俗鏗然一擊耳爲之淸一歷朝尺式自唐虞至

國朝靡不備世有挾贋骨董者不能欺以長短一雲陽樓看山冊雲陽長沙市樓也乙酉重九後四日集名流

歡此以詩畫見貽者彙爲巨冊用識友朋山水之樂夫天下之物足供嗜好者豈有窮乎今旣累三爲六矣由此而十而百而千萬皆長物也皆可作三長物觀也故仍其名曰三長物齋而著所由推廣之義於後云

琴甎記

山西古帝都爲虞夔典樂之邦平陽之洪洞則晉師曠故里及祠墓在焉論古樂者莫盛於此余壬午秋客其地得琴甎一雖未必爲夔曠遺物然形制古朴非近代所能倣製也時同邑丁禮門先生官岳陽不惜馬力爲余駝歸適中表弟唐敬之以舊琴見贈文爨焦桐兩美

畢具因記其事於瓶腹道光甲申季秋長沙黃本驥記

武陵陳粲僊書篆書

附題跋

琴之合甚思之古篆書　列女傳臧孫謼語長白松峻爲虎癡題草書

良夜氣清竹露如雨髮潤琴和泠然太古抱樵居士同錢生觀并書正書

汾之陰獲甎半尋歸以薦琴流響愔愔是將鼓黃鐘之宮而應以心者耶　子言行書

以上右方

虎癡香雪文字之友素琴在御貞吉无咎隸書

甲申小春十有二日桐城朱彪嘯厓氏題銘於槃石吉金

寓館弁誌 行書 何以擷心清琴橫床我之懷人適

過三湘 拈花居士集陶 正書 璞古非斵耶桐孤

有託耶其兩美之合耶 儋陽呂麗堂 行書 築屋

松下眠琴綠陰脫巾獨步如見道心 香伯 草書集

詩品 璞齋錢璽觀 湘侍 正書 以上上方

臣叔殊不癡 婉璃謹識 正書 邀素心佇涼月靜

琴張清籟發 大騷 草書 肅斯器之懿茂含至德

之和平 隸書集嵇叔夜琴賦 趙修梅書 闕雯山同

觀 正書 雪夜敲冰霜天擊磬 周安郃 行書 比

德於玉叶韻於琴 李沆訓觀弁書 正書 質吾湯

蟠同弟小浯護又村燮過頤園琴話護記 行書 相
賞有松石間意 崔舟陳瀾 行書 以上下方
昔傳趙管今見黃陳瀟湘秀氣鍾於斯人 道光五
年元旦湘林觀幷識 正書 秀水病崔生談及汾霍
舊游對此如見故人 行書 丹崖劉之屏觀 行書
銘坡蔣竹觀 正書 星沙陳象文刻字 正書 乙亥
二月啟瑞手拓訖幷識 以上左方

琴甋後記

物之顯晦豈有定哉是甋余見之於山西李氏廢圃中
用爲蒔花之盎以其中空而外饒也知爲昔人支琴之

具乞以歸里記其事而屬丙子香雪書之一時好事君子題名殆遍斯亦極陶旊氏之榮遇矣余所藏金石文字有西漢五鳳二年甎刻至今尚存然則斯甎之壽未可限量更歷數百十年不知落於誰氏之手其或免爲薦盆之甃則諸君子品題之力也第所題有書名者有書字號若別號者恐久而失傳續爲是記鐫於甎背俾諸君子姓名里居得與斯甎並壽不獨頑劣如愚夫婦者得以溷厠於其閒也記中所及者二人禮門先生名公路敬之嗇化人名釗右方題名者四人鶴林松峻瀛洲內務府人抱樵居士湘潭張君家榘也素生歸安沈

君堅子言上元陳君元富上方題名者六人嘯崖自署名貫不重記拈花居士黔陽長王香杜夫子也夫子名金策諸城人麗堂太守原名士澤改名恩湛僮陽今海州地香伯邵君梅臣湖州人樸齋丹徒人湘其長君也下方題名者十人婉璿余兄子適劉陽歐陽氏大驥香雪兄嶽雲名也修梅名秉禮大興人雯山名嵐桐城人節庵周君衡山人彝卿李君沅陵人三湯善化人鶴舟上元人自節庵以下名皆自署左右題名者七人湘林郡伯名蘊迎阿滿洲鑲黃旂人病鶴生沈君光熙也丹崖茶陵人鈞拔灘軍鑲白旂人鐵字芝陳象文長沙人

啟瑞龍君翰臣名桂林人前題皆道光四五年刻此則十有九年補題也合之得二十有九人此二十九人者或以政事或以文章或以技藝皆自有可傳不藉甎文而顯余嘗游長安花塔寺得唐人造像記十餘紙皆佞佛之文無足取擷其中有姚元之一記卽開元相文獻公崇未遇時手筆也藏之若重寶後之視斯甎者其亦有德望如文獻者令人珍賞之不置耶甎之顯晦不足道是則余與諸君子所當共勉焉者也

歷朝尺式記

前漢書廷尉掌五度度者分寸尺丈引也十分爲寸十

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古人審度其稱不一如寸髮爲程十程爲分五寸十爲䂓八寸爲咫尺有三寸爲矩二尺二寸爲幅三尺爲武又爲跬又爲柯四尺爲仞五尺爲墨又爲几六尺爲步又爲弓七尺爲軌八尺爲尋九尺爲筵一丈爲㧞一丈六尺爲常丈有八尺爲制二丈爲端三丈爲緈四丈爲兩亦爲端又爲匹五丈爲堵此長短異名也公羊傳注側手爲膚按指爲寸禮投壺注鋪四指爲扶一指按寸大戴禮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肱知尋此古人制尺之原也蔡邕獨斷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禹十寸爲尺湯十

二寸為尺武王八寸為尺陳祥道曰周法十寸九寸皆為尺攷工記十寸尺也王制八寸尺也此古人用尺之異漢劉歆有銅斛尺光武帝有建武銅尺章帝時汾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謂之漢官尺又建初六年造慮俿銅尺晉始平間得古銅尺隋書有十五等尺曰周尺晉田父尺梁表尺漢官尺魏尺晉後尺魏前尺中尺後尺東魏後尺蔡邕銅籥尺宋氏尺隋水尺雜尺梁俗間尺此自周至隋尺制之異年代既遠古尺無存今就各家考訂歷朝尺制及

國朝各部所頒銅尺造為木尺若干枚匣而藏之以存

其式俾知一朝有一朝之尺未可渾同考定古器當用古尺記載今器當用今尺庶不致有毫釐千里之差

雙陸局記

雙陸之戲始於西竺其局彼此內外各有六梁至魏陳思王植始置二投蓋取投擲之義卽今骰子所託始也其戲盛行於齊梁陳隋間如梁蕭賁與湘東王繹雙陸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是也至唐狄梁公與張昌宗賭集翠裘中宗爲韋后及武三思點籌遂爲宮禁之戲宋太祖有雙陸詩祀于奎文閣其時猶以此供御洪景盧雙陸圖序云閱時既久中州泯泯罕

見而殊方偏澤類能爲之蓋南宋以後博具益精此戲遂不甚傳而湖湘以南見者尤少嘗閲唐子畏譜雙序云坆不可虛門不可敵敵不可縱家不可失積則壘輕重遲則計緩速推其術可以用兵并可以諭文心竊好之而未及一見壬午秋游山西於洪洞劉氏得之仿爲一局傳之好事者以存近古雅戲博弈猶賢亦大雅之所不廢云

我我圖説

天下之最難識者我也世之以貌相人者輒曰某人之眉目似某某人之鬚頰似某斷無有曰某人似我我似

某人者世豈無似我之人哉人似我我似人皆不得而識也故曰明足以察秋毫而遺於眉睫此特外貌焉爾若夫中藏則尤甚我能知衆人之賢否而於我之賢否則懵焉不知是非不識我之明驗乎夫孔子無我楊子爲我聖學異端公私雖判要其立教無不自我始此要山闕翁我我圖之所猶作也圖中一人獨立引鏡自照其面以爲圖中人我也鏡中人亦我也我與人相値而無不識之人我與我相値庶幾無難識之我乎或曰難之曰鏡中之我有定形哉總角而姣好者少小之我也髮鬑而有鬚者壯盛之我也齒頹而髮禿者衰老之我

也執鏡以求我得無隨時而異乎翁曰無慮也形之無定者時爲之非我爲之也我有所戚顏爲之蹙我有所畏色爲之沮我有所愧顏爲之赧吾之爲是圖也將以自鏡其心之有所戚有所畏有所愧焉否耳若以形論東施嫫母非不日臨妝鏡也亦豈知己貌之不若西子哉是則我我之說也余曰善爲援筆而書於册末

觀我圖說

儒家之言曰觀我生佛家之言曰觀自在不知我之所以生卽不知自之所由在其說雖殊其義一也南溟朱君以觀我名其圖圖中一人獨立引鏡自照其面與叟

山陰翁之圖略同而台特異一日持以示余且指圖中人曰似我否余笑而復之曰君方不知圖中之人似我又安知鏡中之我可觀耶夫我有我之眞以心而不以迹也以神而不以形也心與神百年不敝之我也形與迹易化速朽之我也圖中之我鏡中之我皆形也迹也非眞我也世有能强記者半面之識一日之緣雖歷數十寒暑於稠人廣坐中一望而知其爲某某至於我之面目口鼻眉耳鬚頰則生初備具者其相聚之久非翅半面一日已也設有人攜與我絕相類旁觀者皆曰某似君我反憫然不知其人之似我也觀人以貌不能無

失觀我以貌其又可據耶曰吾恃有鏡在夫鏡亦安可恃哉孔子陽貨貌之相似者也使陽貨而臨鏡必不曰我似孔子陰險之心異而不知其貌同也西施嫫母貌之絕不相似者也使嫫母而臨鏡必將曰我似西施嫵媚之心同而不知其貌異也夫鏡亦安可恃哉故古之儒者由觀我以觀民是爲成已成物之學而佛家於觀自在之外亦有所謂觀世音者觀世卽觀民也朱君善用其觀裂圖去鏡而眞我出焉愼無使鏡中之我爲孔子爲西施而恃鏡者爲陽貨嫫母焉則庶幾矣

嘉善徐君與黔西橡爾說

朝廷設官凡以爲民也或以利小而不必爲或以官卑而不能爲故設官雖衆而有益於民者卒少然利之大者往往由纖細而興官之尊者或不能久於其任欲興一利民難遍喻以致旋興而旋廢不若利小則用力不勞推而行之易於久遠官卑則身與民近指而導之易於率從要非具大本領負大經濟者不能感孚甚速而流澤於無窮也若嘉善徐君興橡繭之利於黔之正安是眞有益於民者也君之階一吏目耳由吏目而上正從之階凡十數級孰不欲爲民興無窮之利然利未興而害隨之即使無害亦且流弊百出阻撓齮齕非利

之不可興也蓋所興之利非切中民要以好名之心干違道之譽故其利善創而不善因而其名亦可暫而不可久橡繭之利因其土宜橡故教民種橡因橡之宜於蠶也故教民飼蠶而衣被之利遂及四方使必泥前人九州之土皆可蠶桑之說謂茨充治桂陽課民種桑黔西之土獨不可桑乎是猶强民所難而非因民之利而利之也且橡之爲類見於經典者曰栩曰櫟曰柞曰杼皆是物也其材可爲薪炭其芽可代茗飲其實可供染皁之用可療腸胃之疾可充儉歲之糧獨未聞其葉可以飼蠶自徐君興一利而百利具焉豈僅遵義橡繭得

興吳越桑縣比價平宜其慶流後裔占籍於黔楚浙三省者皆科名鼎盛而黔人之食其利者於百餘年後猶尸而祝之旣私祀於杜復敢請於
朝專祀名宦以報其功是非具大本領負大經濟其能因一時興利而能成不朽之令名乎君名階平字筍介生平行事具新化鄧君顯鶴所撰神道碑銘不具述

青塘山居圖說

青塘山在長沙郡治東南九十里地介湘潭善化之交山下二塘袤延數十畝又東四五里則荻舟凌君十有五世族居之所其祖紹山陳君始建別業兆域存焉尊

甫偉人贈君復營壙於此今岡谷縈紆岑淡在望者即所謂青將山居也近日仕宦者流嘆羨風塵輒思閉退往往於從公之暇繪遂初之圖究之林下無人不免為識者所誚荻舟年未强仕嘗水部試政之始正雲程發軔之初方將歷玉堂排金闕操得為之柄展有用之才入為文學侍從之臣出膺封疆倚畀之任盡行所學何用不臧乃復依依於先人邱壟之鄉營營於童子釣游之地屬同里湯君小澥為寫此圖廣徵題詠或者不察謂其無心出岫未倦知還以為荻舟之用意在是是豈足為荻舟知已耶余與荻舟交最密知之最深其初以

經學受知於南海吳荷屋中丞繼以制科拔萃纂序尊幟鄉闈近復以師儒之席見重於長白裕餘山宮保一時名公鉅卿莫不求識顧鄰志分推許非謂塵覩軒冕癖戀煙蘿遂足以見荻舟之素蘊也荻舟之學於事親從兄之日親師取友之餘養之有素今僉春官造士天下需才正當奮發有爲勉抒夙抱然而悠悠我里何日忘之攜此一圖置之行囊使山光水色都入澄懷馬足車塵頓銷俗累他日名成志就拂袖歸來青嶂之風景依然山居之主人如故庶不致麋鹿避客猿鶴笑人則是圖未必非用世之券也余嘗題其卷末云衛衣莫相

頻留舊故山前是則荻舟繪圖之意而余之屬望於荻舟者正未有艾也

蠅說

黃子齋居見蟢子潛伏牕櫺間若無意於求食者俄而群蠅飛鳴自得相距稍遠蟢子見之略不爲動偶過其前一攫即得十無一脫者黃子曰噫人爲萬物之靈鱗鳳龜龍又爲物之靈者推之至於蜎飛蠕動之屬蠢然無知而造物者莫不各予以求食之方即予以避害之具夫蟢子蠅虎之屬以蠅爲食者也故予蠅以翼可以避蟢子蠅虎之害又可以求殘羹冷炙之餘避以爲食

其所以爭蠅者不已周乎然蠅雖有翼卒不能避蠨子蠅虎之害者何也蓋以有翼則喜動動則見利必趨見害卽倉皇失措而蠨子蠅虎靜以待之於其飛鳴自得時察之已久故偶過其前無或脫也然則人之靈何止百倍於蠅而人之多才能者又何止百倍於衆人方其逞才傲物時自以爲世莫余敵可以肆行無忌又安知几席胭牖間不有靜以待動如蠨子蠅虎者得以潛伺其命哉是可畏也已

三長物齋文略卷三終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書經節略跋

書在漢代今文古文原自別行各有專門授受之學自後儒合為一編遂致眞僞淆雜學者祖分左右聚訟紛然矣自元至今如吳氏澄梅氏鷟閻氏若璩皆有辨駁古文之書其說至為精核而陳氏第乃力攻梅說作尚書疏衍毛氏奇齡亦力攻閻說作古文冤辭皆篤信古文巧相詆詰反以今文為僞是盡賞其華而棄其實重皮毛而輕骨髓者也謂為善讀書者可乎蔣春巖先生

服政之暇取今文而節解之復取古文而比較之知古文之華而後知今文之實知古文之爲毛皮而後知今文之爲骨髓也護篆五年始付剞劂屬爲手校一過繹其所論既不阿附草廬諸家亦不屑與西河等斷斷致辨第就今文之僞與以證古文之纖雜就今文之精密以證古文之粗疎以經解經要歸於有用之學是書既出不獨可爲濟南功臣其亦可爲僞書定本也夫

觀潮圖跋

海寧觀潮之勝甲於瀕海諸郡縣錢塘之潮由龕赭門入掀騰衝擊撼地軸固已極觀海之盛矣海寧西南

五十里有赭山與紹興之龕山對峙爲大海門戶海潮趨江始猶廣衍進入隘口橫流箭激束不得肆輒怒而東返東五十里又有石墩山與赭山相望潮返而東爲石墩所障仍鼓怒而西東西震盪日再往來狂瀾驚風若萬馬馳驟齊鼓嗔闐雪壁銀山排空而至直達城南十里鎭海樓下其勢較錢塘爲尤盛樅陽關雯山翁老畫手也東南名勝之區游歷殆遍每遇山水奇絕處輒濡筆作圖筆法既精徼以目驗故能繪水有聲余見其所作觀潮圖凡二一爲查介堂大令作一爲呂麗堂太守作陽侯天吳恍惚上下尺幅之間令人目眩詢其所

以命筆之由則曰此余客海寧時舊藁也出囊見示且屬一言以題其端余謂天下勝境夥矣以余所見洞庭之月太華之雲終南之雪皆極寰宇之大觀安得有妙筆如翁者一一圖之張諸齋壁豈非卧游之勝具哉因爲詳攷海寧潮勢之所以盛於錢塘而甲於瀕海諸郡縣者跋於卷末以應雅屬云

講藝圖跋

魚麗鸛鵝之制見於鄭荆尸二廣之制見於楚而陣名以著鄭人之爲魚麗也曰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楚人之爲二廣也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且爲敖之治楚兵也

曰右校左追鋒前茅處無中權後勁魏舒之治晋兵也曰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王孫雄之治吳兵也曰百人爲徹行萬人爲行陳而陣法以傳然皆用於臨敵對壘時而非平日訓練之法自孫吳穰苴以下如唐李靖宋曾公亮明唐順之戚繼光諸家所著兵事之書不下數千百言類皆奇正迭用主客分形攻守異宜險易殊致而訓練之法於是大備然其立說亦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至於陣法名目如流星偃月飛鵝長虹非不碁布繩牽各有條理及當場校藝授之不得其方守之不通其變往往臨事而廢

遂視古法爲其文此兩峯將軍講藝圖之所由作也圖中所列梅花疊陣之法出於揚誠村軍門呈進之本而將軍復演爲五星分布之法鉤聯蟠屈變幻無端爲自來談兵者所未及驟觀生也不知兵然於左氏傳司馬法及握奇虎鈐等經亦嘗瀏覽及之而知古人用兵如所謂四奇四正而爲八陣者諸葛武侯嘗行之於蜀矣然其法不自武侯始也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矣亦不自武侯止也馬隆嘗用八陣以復涼州矣皆能取勝於一時而武侯鞠躬盡瘁僅足以服南方巴僰之酋其於三曹三馬之梟敵究不能建尺寸功豈陣法之不精

而運用之未善哉蓋時與地有以分其心而掣其肘也今日者
皇威遠振海宇一家軍門之圖既已進
御頒行而將軍復爲推闡以極其變用之苗疆固可以成武侯之偉績行之天下亦可以建賫馬之殊勳且前明之討倭寇也屢調永順鉤連槍手矢彼以區區土司之兵尚足以備征戍而衛海疆況將軍坐鎭五算練兵百隊一旦虎符飛調有不與魚麗鵝鸛荆尸二廣並傳而爲蔿敖魏舒王孫雄所望而却步者哉兹客沱江承以圖說見示用敢據管見以志服膺而誠村軍門與

驥亦有一日之好并乞寓書就正嘗亦爲儒生紙上之談發一大噱也

移居圖跋

右移居圖一卷宋景定間晉川進士錢選舜舉作主人豐頤微髭類有道者騎蹇驢一僮執策左韋之前有少婦擁二稚子坐犢背一僮負琴數一媼抱書軸以二犬一羊爲導最後有老僕肩帷幕蹣跚行彖具不多男婦老幼皆有翛然自得之意卷端有冢石齋先生移居圖三字甚可寶也今爲鄭雪堂得之雪堂冢五尊嘉慶元年僦於苗以官爲家而余固無家者也安得起圖中人

問之居於何地移將焉往桃源雞犬栗里桑麻倘有隙地許外間人卜鄰否石齋先生爲前代名臣當啟禎朝國家多難慷慨身殉漳浦舊宅未嘗一日安居濡筆書此其亦有欣然獨往之志耶余爲其族屬擘斷古劍無家可歸流覽手蹟不勝門戶盛衰之感此中情緒又非雪堂所能共喻也

陶山文錄跋

不之關中不知古都會之大自京兆馮翊以至天水隴西南有巴蜀西有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之域咸屬焉背山帶河九州膏沃陶山先生以吾鄉耆宿開

稽於此疏鄭白之渠闢峭函之塞未及期年民物殷阜敷政之餘復取鄠杜竹林南山檀柘昔所號稱陸海者納之胸中攄之腕下故其文章之浩瀚從隆直與洪河涇渭終南太華之山川相埒驥以故人子春官報罷策蹇西行謁先生於古南柯室授餐寄榻數月於茲出所纂陶山文錄命爲校讎讀其文之宏博巨麗如身入建章千門洞闢殊形詭制不可殫論其淵懿則灃瀰之洄漩也其險奧則嶔巇之阻阸也其立論之和平敘事之典則長篇短幅皆有切於日用有關於經術則沃野千里而源泉灌注提封萬井而桑麻鋪棻也其中爲驥所

乞請之文凡二一為先君子壙表一為近輯隋唐石刻拾遺序驟何幸得游關中周覽夫金城萬雉天地奧區而又得讀先生之文以釋其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之氣且得拜求鴻筆緣及先人摻採殘碑挂名簡末他日與湘中故舊談及秦游之勝並可舉以相詫也

讀十六國春秋隨筆跋

讀十六國春秋隨筆一卷諸城王杏莊夫子撰夫子以承明著作之才小試龍標假政之暇輒以文史自娛甲申春以公事詣省門途次取十六國春秋隨讀隨記前序後詩附以雜擬之作凡如干首命驥校付剞劂驥案

魏崔鴻是書自崇文總目已不著錄今本百卷爲明屠喬孫項琳等僞作其所敘述已非當時實錄而好奇嗜古之士猶得於鴻書散佚之餘尋撫十有六國八十餘年善惡興廢之蹟亦由屠項掇輯之功與他僞書異也南城曾賓谷先生陳臬湖湘時嘗有十六國小樂府之作刊賞雨茅屋集中夫子是編文仿六朝詩取唐律與賓谷先生與曲同工而論斷之精取裁之富更可補屠項之所未備而爲好奇嗜古之士所目駭而心折也自來論文者推劉彥和文心雕龍論史者推劉子元史通夫子舊史官也以雕龍之筆論史殆合二劉之才爲一

手其郎史遡所謂三長兼擅者歟校訖書此以志服膺

跋鄧鹿岩皖一念和尚詩蹟（鹿岩名祥麟字子輿武岡人詩作於康熙十年）

嘉慶己卯與修省志一日偕共事者游嶽麓寺於方丈案頭見有朱筆批注妙法蓮華經廿冊書用王逸少法絕工問之寺僧云此康熙間阿諾和尚手蹟也因摘其自序爲撰傳入方外志而以經目編入藝文志阿諾之名由是遂顯湘皋學博得其宗人鹿岩片紙於夾爨僧舍力爲裁揚而鹿岩及所皖之一念和尚遂因湘皋而傳一念阿諾皆世外逃名之士其傳不傳無足輕重百

餘年後尚有見其手蹟輓詩愛護而傳之如余與湘皋者則士君子閉戶著書特患不工毋患不傳而急急於鏤板行世者何爲哉然工詩能書其人品又爲勝國遺民如鹿岩其人者宜若可傳矣乃百五十餘年後問之鄉人已不能舉其姓名使非荒庵片紙流落人間又得有心人如湘皋者爲之表揚而欲其名之傳也蓋亦難矣然則士君子著書雖工苟能保其不散則鏤板行世亦有不能不急急自謀者噫可慨也

題劉紫峰小照

小雪後一日偕老母坐斗室中聞剝啄聲呼僮啟戶有

客闖然直入時漏暮矣辨其聲則盧溪劉紫峰也以僕服見老母拜者再老母索杖欲起紫峰以手按母膝曰奉珍與虎癡交如兄弟虎癡母即吾母也老母不得已坐受拜因詢其所自曰自都門歸泊舟長沙哭蔣春巖觀察於蕭寺詰旦將解纜故夕而謁也既而謂余曰十年前與君同客永綏時春巖觀察丞其地去歲一晤於辰郡再晤於五筸皆主觀察治所觀察君之知己亦吾之受業師也今以王事歿於旅次君得經紀其喪吾春官報罷僕僕道塗負吾師矣負吾師矣袖中出小照屬為走筆一題余視其畫筆不甚工貌亦不甚肖問其作

照之意曰無深意也問其作照之名曰無定名也余笑曰不工不肖照奚爲存無意無名照奚爲作紫峰爕然久之曰今之作照者多矣大抵身都顯仕擁厚貲耤托綺麗之情故託蕭閒之狀登奇峰者不必志在山也臨淸流者不必志在水也橫紙上之琴而管弦正潮坐圖中之月而車馬方喧照雖工亦奚取哉吾則淄塵滿面落拓言歸鐵冷一官甆發是卜貌固不必肖讐亦何必工君獨不可以無意遇之而以無名名之乎且吾與鄉人及異鄉人交者亦夥矣求其不濫不渝始終若一者與君若也故以此照索題非謂櫝貢於珠而以貌似爲

可貴也余復之曰君之照不必貌似題君之照者又可以形迹求乎君之與春巖觀察也足以見師生之誼拜吾母如己母也足以見朋友之情叔山無趾有尊足者存又何必遊於形骸之內而索乎形骸之外徒爲申屠嘉所竊笑哉紫峰曰善卽是以題而歸之旹道光丙戌歲也

題李閩甫團扇

余與李君閩甫訂交三年矣常用韓昌黎此日足可惜韻作詩以贈閩甫珍之爲書於箑玆復出素紈團扇陽面爲晉伯邵君山水屬余爲題其陰余謂團扇詩自班

偍仔後絕少繼作者豈怨辭非吾輩投贈語也因誦偍仔詩有皎潔如積雪何謂閻甫曰請為君談霜雪之勝余生長湖湘間行客以風霜為念徒知朔風之厲而不知霜甚於風辛巳季冬道過鄭州古燕南趙北地也有積水周數十里澄碧可鑑中亘長隄跨以連橋十二兩岸多荒柳野鶩游魚飛躍相狎若家畜然顧而樂之恨不移家住此是日東方初白車行隄上寒氣襲襟袂慄慄不可當忽見柳際如推木棉枝幹盡封水面蔚瑩瑩毿然若冰玉人之鬚眉馬之鬣纖項刺都白始知北方之霜甚於南雪壬午客關中開尉附於慈恩塔院凡九

前一夕枕上聞折竹聲響振窗紙晨起闢戶始知雪深
徑尺披裘上馬馬蹄踐泥土與冰雪相雜瓊瑶滿地濘
滑不能疾馳遥望終南山際亘數千里混茫一白遠與
天際樊川杜曲諸勝蹟莫不傅粉凝脂獻態馬首及至
塢下埽敗葉與儕偶雜烘談及吾鄉重九未有若是寒
甚者自後每值酷暑迴思車霜馬雪毛髮爲豎然當是
時停鞭覓句若忘其寒蓋境勝而心有所寄故霜雪不
足以撓之也吾輩置身於炎涼毀譽之交大抵心有之
則一刻難受心無之則終身可安何往而非霜雪獨秋
風團扇爲區區弱女子作不平鳴乎閏甫試於熱極用

扇時以余所談霜雪之狀而尋香伯畫境當亦暑襯寒生神往於趙北終南之勝矣

燕泉集書後

郴州何文簡公孟春著作見於行述者有擬古樂府兩靖節集賈誼新書易疑初筮十二卷五經晰疑萬花谷河圖洛書解孔子家語注八卷撫滇條約十卷單中耳學二十卷平夷錄四卷餘冬敘錄六十五卷閑日分義百卷備荒恤刑書批點李太白集燕泉雜集十二卷燕泉奏議十冊燕泉舊稿十冊見於燕泉集者有論衡鈔石渠芳穢鈔見於八世孫泰吉跋者有李文正樂府註

見於盧紹弓家語序者有孔子集語大戴禮註合之得二十三種顯儒硯求郴遍求遺集僅得燕泉集餘冬敘錄家語註文正樂府註四種板藏何氏家祠餘書十九種詢之鄉先生無復知者豈皆汩沒於兵燹之後耶抑子孫不克家無能珍其手澤者耶竊有慨焉矣公立朝侃侃不避誅夷即議禮一端固已彪炳史冊後世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原不在區區文字之存與否然公殁於嘉靖丙申去今纔二百七十年其著作之存僅十之一二再一二百年後又不知此四種者之能長存與否是可慨也何世之不能遠觀者或達於朝或窮於

野不患立德立功垂令名於不朽惟斤斤焉逞其臆說各著一家言以為千百年後盜名計噫亦愚矣哉

書鄧湘皋學博臨川李公生祖母戴太夫人墓誌後

為父後者為生祖母持服禮無明文惟喪服小記云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所謂祖庶母者謂祖妾有子而子死父命己妾之子為之後服齊衰三年與慈母及後庶母者同也非指父所生庶母而言為父所生庶母服齊衰不杖期始於宋開寶禮而朱子家禮亦有庶子之子為父之母服一條即指此也明集禮

明會典皆無其文至

大清會典始復宋制

大清通禮因之夫孫爲祖庶母服議見於杜氏通典者有晉王廙宋庾蔚之之說見於魏書禮志者有張普惠之議見於宋史禮志者有王洙之狀見於文集雜著者有王廷相答左衛夫書姚翼家規通俗編柴紹炳庶孫不爲生祖母承重說剖析羣言殆無遺議其大旨皆謂庶孫無重可承斷不得以嫡孫私恩制爲匹嫡之服故明南京車駕主事臧應奎以祖庶母喪求去格於例猶執私喪三年識者譏之臨川侍郎李公以嫡子之子爲

生祖母後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奏請在籍終養至道光元年辛巳禮臣議改生祖母服爲斬衰三年越二年癸未丙中丞之喪終遂遵

制成服

朝廷若爲侍郎破古今成例而特遂其烏鳥之願者明年甲申禮臣覺前議過重仍奏請改從期服中丞三年之喪雖未終而其報本之心則已達矣豈非孝思純篤有以感人心而膺

天眷哉侍郎嘗任湖南學政與本縣有師弟之誼今歸道山已逾年因讀湘皋學博所撰蔵太夫人墓誌爲申

其說如此或謂服已奉改學博此文可以不存本顓謂學博之文作於未經改定之前其時侍郎赴告且及天下銘幽之石早已深埋存此文正足以傳信於後且以見服制升降之原悉本於我
朝孝治之精意云爾

賢母頌

孟母斷機

嚴嚴孟子道嗣尼山厥母仉氏教以義方買肉示信斷機立閑機斷可續學廢難覺卒以王道顯齊梁間

陶母截髮

有晉賢媛惟陶湛氏截髮延賓以成令子母髮則截母心則喜遐戮勣飭翼匡王室截髮初心如是如是

柳母和丸

河東柳氏教子維嚴屑熊爲粉和以參連誰謂丸苦不如飴甘甘者易敗惟苦乃堅母道師道韓夫人肩

歐母畫荻

歐九幼貧家徒四壁母教之書代筆以荻荻無毫穎昔灰歷歷中書管城遜此勞績學書不成貽阿母戚

愛蘭贊

淵明愛菊茂叔愛蓮蘭有國香愛者闕焉或曰孔子猶

蘭有操辱愛尼山聲供衆好

二難硯銘 余蓄端石二方製作各殊大小相等共爲一匣名曰二難

伯虛其中惟虛能容 伯難

仲厚於外惟厚能載 仲難

粉定印色盒銘

其外白其中赤印以心毋印以石

木鐘銘 道光壬寅監製縣樂器倣古編鐘作木鐘爲銅工式事後業之可惜作架縣於座右銘其首以博觀者一笑

無聲之樂不金而鏞善用之爲振木鐸不善用之爲撞

木鐘

張竹泉刺史傳

前澧州刺史張公諱乾竹泉其號河南尉氏人也三世官湖南祖退庵終善化知縣父艾甫宰芷江時生公乾隆庚申遷靖州判嘉慶庚申公復署靖州牧有感舊詩紀其事公弱冠舉于鄉大挑一等分發湖南補酃縣知縣歷署武岡芷江等州縣乾隆五十九年遷澧州牧嘉慶元年川楚教匪跳梁澧屬之石門慈利永定與荊施接壤公團勇設卡水陸周防復指授各邑令一律籌備永定十四都熊英才師事川匪楊蘢隴傳經呪於熊尙信等都民被惑者二百餘戶又令熊學德斂貲赴川約

於是年三月十日起事由澧趨荆互相接應匪黨熊希勝遣向奎元等買製旗幟縣令張光考獲之廉得其實稟請剿捕此二月二十九日事也公曰持之太急是激變也稍遲緩之又恐有滋蔓難圖之勢不如及其未發而遏除之猶可以弭患適永定孝廉樊生松等在州公草檄趣其歸諭居民隨將堵禦事宜分任盧嶍馮舟二尉而與安鄉尹龔光詠星馳抵永集吏民講守禦法其附郭民聞公至頓釋疑懼惟十四都距城且七十里猶人人搖動都西有櫝梛界路通來鳳最爲險要公令鄉勇守之以防竄逸又募有膽力者入都分諭聚集團練

並宗從匪八等有能自悔帮擒首惡者免算有瞿萬占等數十人自首公即用爲眼目指授方略熊尚信等十四犯以次就獲其時八都之王開義等師事恩施匪王維且將與熊尚信合謀亦就擒公分別首從上其罪狀於大吏正法者九擬配者五餘俱減等省釋縣民安堵如初時永綏苗變故爵部堂福公奉

命南征灃當孔道羽書旁午飛挽馳驟最爲繁劇公擘畫經理悉中機宜大吏方倚爲左右手旋以母憂解任服闋署靖州牧又借署茶陵攸縣武陵等州縣十二年仍補灃州明年告病歸里繪松菊三徑圖以自況公膺

體豐厚多鬚髯善飲啖能爲大癡山水居官多惠政所在有聲卒年六十有七

柳江先生小傳

羅柳江先生耒陽人乾隆戊申名解元也性恬淡能文章六上公車不第髮毿毿白矣就永綏廳學官永綏人士知嚮學自先生始先是永綏城在苗砦中嘉慶二年移治花園壆就民屋爲學署傚漏如破甕不可以蔽風雨先生力爲新之集諸生講學其中月有課季有考挾册而來者不拒也郡縣學官例有正有副有門子以供指使有學田以給饔飧學使者三年兩考大小武生或

四五十人或二三十人學官視貧富而收其贄儀終歲之用常有贏餘焉惟乾鳳永三縣正副以一人兼之雇一二蒼頭以供指使歲收巾穀百石以給饔飧學使者三年一考入文武生十二人茜生四人類皆貧者而永綏尤甚屋角炊煙往往無風自斷而先生處之晏如也先生子若孫指以百計者四男女皆有執業奉所配某孺人居於家惟攜一妾兩孫隨侍笥中舊襦非朔望不加於身出常以步市人揩肩而過不知爲學官也其性之恬淡大都類此驥七歲時就塾師問字有市先生元文者師取而誦之曰此古文家也近十餘科無此作矣

嘗見時髦一輩子耳不知古文爲何物然師之所言謹志之不敢忘弱冠後衣食奔走於衡郡郴澧間所至之處類皆有學官而學官類皆岸然道貌齒德俱尊後生恒畏見之學官亦自負其尊恒不樂與後生接見故學官之門草嘗徑尺惟鄧南坡尹雨穠諸先生幸以文字爲忘年交去歲至辰陽又交譚曉園先生終以不得至永綏一訪先生講求所謂古文者爲恨今幸至永綏矣先生一見如舊相識若自忘其齒德之尊出生平所爲文使讀之驥以童子時之所聞一旦而償於二十七年之後不可謂非厚幸也第見先生纚牀若桄磴磴說經

而吾師之誦先生文者已違侍十年不可復見則又愀然悲矣

贊曰耒水出桂陽經縣治前東流而會於湘驥嘗掉扁舟往來其間煙水蒼茫望杜陵祠墓不可即低徊久之意其中必有高年碩學可與弔古爲一鄉文獻之徵者所謂伊人在水一方今乃於斯地遇之欲訂後游驥非其侶自喜又自愧也

書某氏婦事

婦人所重者節耳吾鄉某氏婦孀而嫁嫁而死節不終君子無取也然其往事有烈烈丈夫所難爲者前夫故

貧士婦之父官冀州夫挈婦所生子往依之父子相繼死於冀婦聞耗偕小叔往迎喪走長江取道金陵時有官其地者强止之遣其叔去冀迫喪還而叔又死婦痤叔於金陵而負夫與子之骨歸里其歸也無舟資婦曰是不可以柩返出其父子屍以大油布裹長短袱作行李狀子身至江干問舟舟子見一婦人而將二袱廉其直附以歸婦至舟以夫置卧具之左而枕其子以卧時値酷暑熏烝屍氣達於袱外婦焚旃檀亂之且祝曰若幸自斂不爾舟人不我載父子將爲覊鬼矣閱四十日經三千里舟中人莫知也將至里換小舟婦自念曰數

千里扶喪而以襆歸爲鄉里笑非死者志吐其貲傾橐中數鋌付舟子爲市大小二棺就舟中解其襆屍腐筋斷骨有易次者手正之載以歸里里中人莫知也時婦年未三十此其生前自述者吾爲書其事所以壯天下之婦行哀之也闕其名所以勵天下之婦節情之也

三長物齋卷四終

三長物齋文略卷五

寧鄉黃本驥仲良著

致李松甫太翁書

松甫太夫子閣下驥自爲童子時於陶季壽姻丈處得讀韋廬鈔叢其時雖不知詩然已心識其境之超味之濬非近人集中所有及春溯夫子視學湘中得以弟子員雜試於廊廡鋪舍間擢置優等錄入門牆竊冀安與就養時或能摩帷一謁少慰夙昔之思及集讀浮湘驥以授徒外出此願遂不及償然韋廬詩初集二集經夫子手授者藏之行篋未嘗一日廢也此後以遠方後學

不敢輒以所業文字妄自郵致故私淑雖殷而尺素未達者近二十年矣昨歲家弟本齡自粵歸裝以續刊各集見賜尤覺般倕之門不遺寸朽本年夏秋間又於家雲滁季父手諭中屢致諄念竝有議修見招之說竊念驥一介寒士伏處湘中行年四十有六而名譽無成然乃自少至長所至輒爲大人長者辱收獎進既榮之以人倫之鑒又任之以翰墨之責如曾賓谷翁鳳西唐陶山諸先生既得見而師事之矣若太夫子則猶未及一見也不識何人謬爲陳說得使疲驥之名亦入孫陽之耳此則驥之且幸且慚而不能自解者耳驥少與先兄

本騏同事筆硯同鄉文字之好季壽姻丈雲濤龔君外不過數人先兄中年下世所遺有三十六灣草廬詩草十卷詞草一卷爲生平心血所在頗有直到古人處暫以力薄不及刊行季壽未拱雲濤草稿皆遺著無聞恐就湮没不知惜才傷逝之餘倘有所收輯否騏壬午秋客關中爲陶山先生編訂文集本年客五章爲蔣春巖觀察校刊書禮春秋各經自信校讐參訂頗有微長至詩古文辭雖性所篤好而存者甚尠近編三長物齋詩文藁各二冊敝帚之享僅此而已力旣不能付刊又復懶於錄副故無以爲就正之資惟凝學入卷及先兄所

著賢母餘四卷現已付刊俟刊竣即寄呈也前得季父家諭時方就春巖觀察之館賓主三年情逾骨肉雖欲赴粵應招而去舊趨新誼有不可恕今七月初覲藜棗世經紀喪事後趨謁之緣似將可遂顧念家慈老病日增門閭望切家慈代養之丁勢難艴矯以出請謁緣慳爾深悵惘夫以不能一日安處之身而值萬難外出之境辱荷遠招徒呼負負故敢敬陳下悃伏乞鑒原俟家慈稍健可以遠行不必寄致關聘亦不必拘議修金湘瀨伊邇定當荷笈登庭有可稍效心力者無不勉竭微長藉副詢注而已人下里亦得以效韋高唱執策自慚

甙不終於觽觿至聆緒論而接風采得以償童年仰慕之願猶其餘幸也謹具寸箋恭候頤履康和冒瀆之愆並乞省鑒本驥頓首

代城南書院肄業生壽羅湘舟先生八十序

太史公之傳儒林也曰伏生年九十餘爲尙書師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申公年八十餘爲魯詩師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轅固生年九十餘爲齊詩師諸齊人以詩顯者皆其弟子也漢人重經學而史敘經師必兼敘其年齒非年齒之高果足爲經師重也惟經術湛深而後能精神彊固此非弟子所能期必於師而師固有可

以自必者吾師湘舟先生以石渠舊史歸老林泉㕓主衡邵諸郡講席其在城南又且六年矣執經之士二經指授類多售於有司即或不售亦不失爲閭里修士雖不知視伏生申轅諸家弟子其所得於師者爲何如以視漢之師法屢屢以訓故立門戶者則旣過之矣抑又聞之伏生被召老不能行而先生則齒牙步履方强健如五十許人他日

熙朝俞使以安車蒲輪修漢代迎師故事吾知其老而益壯鏗鏗說經固不減於申轅諸氏卽濟南遺老亦豈能以壁間數十策相傲耶或者曰衡山壽嶽也而先生

適生其地宜其以地之靈而爲人之瑞也裁是說則先生之壽爲山川靈淑所特鍾一若攷工御帶有遷地弗能爲良者然使山川而能增人壽數則彼衡山樵牧非不日往來于祝融紫蓋間其或壽或否要無定數就令餐赤芝而飲醍醐齊年王喬比算羨門亦不過爲巖穴間養生常術其於壽身壽世之道兩無所得要不若古之經師湛深彊固有所以自壽者地固不足以損益而輕重之也今夏四月爲先生八袠誕辰生等近在門牆治經之學平日所聞於先生者甚悉而先生又儒林中人也故敢以太史公之敘經師者敬侑一觴至於門第

之美科名之盛鳳毛麟角子若孫之濟美一堂銀屏十二朱履三千鏤瓊瑶而揮珠玉則有衆賓之說在

鄧湘皋學博六十壽序

人必有真性情而後有真學問性情者學問之根柢也不根柢之務而惟枝葉是求雖窮年矻矻著書等身亦如紙花瓶華非不鮮艷奪目求其久榮而暫馥焉不可得矣今於吾縣學博湘皋先生有以見其性情學問無一不真其著作之宏富文字之瑰奇皆從倫常交際醇篤悃款中流露而出又有不屈不撓之精神以貫注於其中可以壽身即可以壽世非徒以炳烺自炫而與俗

然者乎一時之聲譽也先生自少至壯北遊燕東至齊魯又東至吳而南極於粤其於山水友朋之樂足以抒寫性靈者亦旣納之胷中攄之腕底矣而一時名公卿及海內知名之士無不傾蓋倒屣求識願鄰共知有湘臯其人者然名益重知者益衆而其學問之根柢於性情究不能人人共知讀與先生未見而傾慕者十年旣交而欵洽者又十年矣自先生倦遊歸里屈就玉潭司鐸地距會城僅百里程因事而敍晤者歲且數至至嘗主余家或數月未見則緘素往來無虛日也晢昆雲渠先生篤於友愛嘗取眉山對牀之意以聽雨名山房且

為圖以促其歸隱而先生亦為南村耦耕圖以報之式好怡怡出於天性其淑配某孺人化之樂與姒氏同居未嘗一至官舍其子若姪亦蒸蒸然化之觴藝趨庭譬諸其案若不知子有常父其性情之見於倫常者如此湘潭張君蓉裳為其縣教諭先生生刊其詩卒銘其墓凡所以顧恤其學者甚至其於同儕及後進之士一日之好一藝之長無不津津樂道惟恐其學之不成而名之不著其性情之見於交際者如此先生皆以著述自任於昔人垂絶之編不朽之烈尤引為己責而不辭嘗刻湘潭周伯孔斐竇而補其遺編晉江蔡司李遺集而

表其節又撥解安化益陽新化寧鄉四縣人古近體詩數千百首而定爲資江耆舊集今古文人血脈流貫其性情之息息相通不懈不倦者又如此夫然後知先生之學問根柢於性情而其精神彊固年雖周甲邁往精進之氣不減少時則又從學問中涵養而成皆非世俗之能文章而享耆壽者所能同年語也抑蹟重有感焉先兄花耘與先生生同歲而驥之不克肩隨者已逾十年今見先生如見吾兄而見先生之事雲渠先生益令人增脊令之慕會題聽雨圖句云加飯妬君情兩重正謂此也今歲仲冬爲先生六旬攬揆鄉人士屬爲一言

稱慶其於先生司鐸七載教澤之深鄉人士類能言之皆略而勿道特於其性情學問之眞有非他人所能共知者敬侑一觴先生甖然聽之當不以爲諛我

闞雯山八十壽序

壽爲五福之一載籍所傳惟畫家之壽者最多唐宋以前無論已元明諸家如倪黃文沈皆年逾八十說者謂烟雲供養宜其坐享遐齡是福之最淸者也余則謂畫家凝神一志如道流之調息釋氏之結趺終日據案不爲外物所擾得仁者之靜靜故能壽又其畫多仙禽古木瑞獸祥芝筆墨所至精誠貫之故其得壽有必然者

今覲斐山先生年屆八旬精神强固步履飲啖勝於少年益信余言之不謬矣先生世居樅陽挾藝外出所歷多名山勝水所接多高人逸士流寓湖湘近四十年每出一畫名公鉅卿爭購藏之以爲重寶得意之作往往持以贈人心所弗善易以重金不顧也而其畫筆以丹青工細爲務禽獸之羽毛草木之華葉人物之風神態度無不求工於楮墨之外徑尺之絹累日始成踵門來請者未敢以能事相促故其所作能自信必傳要其用心微密精力充盈亦即眉壽無害之實徵也而其爲人存心古道久要不忘所與交者皆服其誠樸性喜客每

宴客治饌必精不使一面生者相雜故尊酒不空坐上常滿平生嗜畫之資緣手立盡嘗損襲僧服爲仙蛻計家有賢偶且有子若孫若惟恐其以家事相累未嘗一動歸皖之思然則余所謂不爲外物攖者在先生則不僅於畫見也或曰先生壽益高窮益甚得無擇術之未善乎余曰不然造物者欲使人成一藝之名必予以三具凡藝皆然於畫爲甚三具維何曰壽曰健而窮其一也不壽則畫之傳於後世者不能多而其名可暫而不可久不健則不能畫不窮則美食鮮衣求田問舍皇皇然爲子孫計雖雅人不免爲俗累而不暇致力於埶天

之所以使先生老而彌健𢝱且益堅者未必非玉成其名以覘世之㡳厲而篤厚者孰得孰失先生當有以自擇矣今歲仲春上旬五日爲先生八袠誕辰人皆羨其得於天者獨全余故約舉耆壽之年踰八十者以爲侑觴之獻知先生之壽因數而致且卜其爲熙朝人瑞百年未足爲多必能超出於元明諸家之上也是爲序

代鎭尊鎭告風神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致告於風神曰風之薫兮解愠不愠之解而徒薫神不若是之忍也風之時兮阜財不財之

旱而逆時神其何以示罰也將吏不職罰所自來也遏民何辜罹此災也稻之早者未秀而其晩者猶未茂也況彼山田易滲漏也十日一雨尚恐澤之未遍今已兼旬苗將槁而資救也非神之佑而誰佑也雲溶溶而欲布孰為劃之雷隱隱其將鳴孰為遏之雨翳翳其待施孰為奪之咎無所歸惟神之尤矜功不可貪惟神之求矜神其召屏翳敕豐隆迴羲馭而反此風也約以三日神之功也三日不雨神聽之不聰也為民請命將吏之責也牲醴既具禱祀維虔不職之罰其或可以少釋也

尙饗

代謝風神文

維年月日某官致謝於風神曰時惟仲夏南風大作雨澤愆期軍民焦灼設壇致禱陳辭將畢自辰至酉風勢愈惡方謂失職非神之虐俄而反風涼氣入幕雨隨風至霑濡優渥遍及田疇漸入城郭竟夕連朝傾盆注壑孰此其甘醴醐乳酪合境民黎皆大歡樂惟神之靈洞察民瘼如慈父母有求必諾得此時霖可占秋穫敬陳牲醴藉申虔悃匪曰報功聊紓愧怍雨沛雲油雷轟電爍凡百神祇同享此爵尚饗

道光丙戌五月余客鎮筸時値亢旱嘉禾待槁呼籲

莫及陳雨峯鎮軍階平以函致余曰吾鄉某前輩忘其姓名者名士也生平不諂官府歲值大旱忽詣巡撫轅求見巡撫倒屣迎之既見問何事枉顧某曰方今雨澤不降南風阻之也祈雨無益補中出祭風文稿曰別設一壇虔誠致禱霖衞可必得也巡撫從之果得大雨今先生來鎮見弟等創甯郊壇三禱無驗忍坐視乎敢求大筆撰文一如吾鄉故事余復之曰地方官誠求如此無不立應驗非某先生比也承命撰文向不敢郤因擬草付之鎮軍遂設壇致祭是日自辰至午南風更烈及至晉末忽轉北風陰雲四合

大雨如注連宵達旦三日始止禾遂大熟鎮軍因創建風神廟於城南大會賓客以落其成并刊石記之越十年乙未客吳荷屋中丞榮光幕中語及此事中丞索觀是文歎曰丙戌之雨實此文致之也又十年己巳季夏偶檢舊稿附識於後

祭汪容川司馬文

維嘉慶壬申三月日長沙黃本驥客衡陽聞誥授奉政大夫寶慶府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汪容川先生訃欲往哭之牽於事不果驥聞百里羈者致以故乃爲文以寓其仲君遂樵昆仲代告於其靈曰嗚呼先生死矣先

生之年七十有四於禮得稱老先生之子若孫入龍三鳳萃於一門先生雖死先生復何憾先生之科名則由選拔而詞林也先生之宦蹟則由粵而楚由校官而縣令而司馬也先生之政治則舉卓異者再上游之特識僚屬之公評士庶人之口碑具在也先生之文章學問則有穫經堂全集祥刑經解周易衷翼集解諸書作傳之無窮也先生雖死先生復何憾然驥聞先生之死爲位而哭若有不能無憾於天之所以死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死者而先生則竟死矣嗚呼尙忍言哉尙忍言哉驥以乙丑冬由前長沙太守沈鈞堂先生達姓名於門

下辱愛最久知先生最詳而先生志之未竟者約有三焉先生之令於粵也歷任新會順德博羅石城等縣壘視弊匪冢無儋石恬如也案牘之下惟以治盜爲急務瀕海汊港添設哨船及於四鄉行保甲法民賴以安嘗著捕盜議上於長官惜未能次第舉行終先生之身未嘗一日去諸口此其未竟者一先生之丞於楚也階雖選而事則簡宂因得以其閒治經學据恒手一卷丹黃不輟如諸生習舉子業聞考官將至窮日夜之力猶恐不足者其書半已鏤板尙有春秋比義數十卷稿凡數易甫成而廢此其未竟者二先生長君豫林讀書發憤

人也西河文學固多傳人而其望長君尤切長君亦善承厥志京兆再試違蹇三年嘗欲得一領宮袍以博老人歡笑無如席帽未離竟於去春客死自聞訃至今家人未敢遽告而今乃白髮斑衣泉臺相見其悲慘更當何如此其未竟者三夫先生治盜之法後之官海疆者或可代爲舉行一二遺經亦可俟子舍諸賢補刊行世即長君早逝而遺孤稍長天必相以有成然則先生之志雖未竟於生前何可卜諸異日而驥之所不能無憾於天之所以死先生與先生之所以死者則更有在蓋與先生非有故舊鄉戚之好也非有財帛酒食餽遺之

私也而先生之視嶼也不啻家人父子嶼生平於當世中稱知已者三人一爲錡堂先生一爲前澧州刺史張竹泉先生其一即先生也錡堂先生左遷太原相距數千里無由日炙光儀竹泉先生退老梁園已於前歲騎箕尾去矣所恃以導善而糾過者惟先生一人今一旦而先生又死遥望靈輀悲横胸臆此嶼之所不忍言而卒不能已於言而即爲言之所不能盡者惟先生其默鑒諸

祭韓旭亭封翁文 代作

嗚呼詩重典型禮隆耆耇寓形有盡立德不朽震澤胥

山人文淵藪於惟太翁篤生非偶學泝崑崙奧探蝌蚪鍵戶霞翥揮毫珠走俛視時髦于金敝帚半生場屋詭遇所醜天靳其施青燈皓首匪施之靳欲昌厥後三鳳翩翾一龍蚴蟉嶽嶽秋官巖巖疊守粵嶠湘江文翁杜母華軒閑侍亞魚佩玖玉樹芝田綵衣春酒錫類疏榮龍章螭鈕諸稱大來蘩祉斯受黨里誇榮於翁何有秋風老屋斜陽野叟泉石爲鄰鶴鹿與友陶徑孤松周畦早韭疇昔釣游水某邱某翁性之豪投壺擊缶翁德之儉衣麤飯糗入藜其書澆風返厚閭翁百年未爲上壽胡不憖遺遽騖靈輀以翁制行宜膺冕紱鳳皇在笯松

栢植嶼巓序囊聳末盡所負有子克家神其無憾某與仲君誼敦杵臼樂嶠哈血定繼以嘔詩語吳雲節哀莫修勉爲蒼生進廢滌垢他日分符虎銅重剖竟翁之志如農終畝翁雖棄養令名則久二氣轇轕萬象雜糅華屋邱山贅疣駢拇不用之用元吉无咎頻壽彭殤犂然可否嗚呼月冷虹橋雲沈虎阜白楊蕭蕭風淒水瀏濡筆志哀十遺八九楚些商聲椒醑桂醴尚饗

祭王崑圃太翁文

驥膂驅車齊境未及登泰岱之巔盧亦嘗浮舟河溪未及浅濟汶之泮濈聚登涉之無緣兮猶幸獲侍於先生

長者以開塊磊抑塞之心胸何太翁之不我待矜沅湘咫尺竟不克一覩其眥容計翁之自東而南也道過長沙者數矣驥以旅食之身若相避然驥之欲謁翁於黔陽也亦屢矣所欲未遂今幸遂矣而僅其尾之騎又不可以稍延驥於此時不能無憾而翁之貽謀於吾師者則固毫無遺憾也讀翁之書有澤在手述翁之德有碑在口行翁之學如鐘待叩竟翁之志如農終畝而吾師猶以祿養之未遂也泣血而繼之以吐嘔嗚呼龍標木落鏑樊雲寒羅櫂旅殯自旆素驂黔之父老既倚杖而流涕黔之士女復執紼而含酸矧在驥也以通家孫子之

行未遑親炙門下區區之懷其何以自寛

代黔陽紳士祭王崑圃太翁文

邑侯民之父母也父母之於子曰嚴曰慈二者盡之矣若邑侯之父而就養於邑嚴則導其子爲蒼鷹慈則視其子爲乳燕二者均失之故古人從政如雋不疑之平反陶士行之封鮓取資於內教者甚多而禀承於庭訓者絕少惟我崑圃太翁自嘉慶庚申孟春迄本年春季前後六年再至黔邑黔之人士聆其言論接其風采合嚴與慈而渾化其迹若忘其爲邑侯之父而太翁亦謂黔之人士即吾子之子而自忘其爲邑侯之父也邑侯

香杜先生以翰苑名流居宰是邑文章政事無一不稟承於庭訓其於文章既已樹幟辭壇名在海內偶有一字一句之未安諄諄誨之與課黔塾之子弟無異政事之得失太翁絕無一語及之每於平居侍坐時談及古今吏治若者為得若者為失無一不與治黔之利弊相脗合而先生亦善承厥志故所施所措罔不洞悉民情生等以文字為贄接見之日既久故知治黔之術皆本於太翁而嚴為邑侯之嚴慈為邑侯之慈究與就養于邑者無與也嗚呼以太翁詒謀之善為邑侯撫字之方正宜父享遐齡子登上考永為黔邑福星乃於前月九

日太翁遽爾逝世黔之人士既去父母之懷又失大父母之教其悲慘尙可言耶至於太翁早舉賢書文名藉甚屢司縣鐸教士有方生等遠在一隅所聞雖不甚悉卽以太翁在黔所著之詩若文及所以誨迪黔士者推之聞而知不若見而知爲最切也太翁之子昆季六人伯季旣已先亡兩季忽焉繼逝在太翁眉壽令終歡承地下於貧嚀五福原無遺憾惟我香杜先生奉老母而神傷撫諸孀而力瘁黔之人士身受嚴慈之澤者見邑侯之不安厥居卽父母之不得其所其將何以爲情謹招儔侶敬奠椒漿惟冀太翁之靈與龍標仙尉靈伯社

邑為唐詩人王少伯謫宦之地順治間有殉節周公神邑人奉為社神香杜先生請於朝敕封遷伯伯共往來於斯邑則黔民幸甚黔士幸甚

兩科鄉試舉人公祭王崑圃太翁文

近代稱師之師師之父皆曰太老師而其自稱也皆曰小門生其稱一也其分同也而其情則有別夫師以恩義合者也師之師則分尊而恩義疏矣其為太老師者和而易接則小門生親之否則途人而已矣若師之父與小門生固無恩者也以師之恩推而上之猶吾父之父而不可以稍疏故恩由義起太老師之稱雖同而其情則以師之父為最重崑圃太老師吾師香杜夫子之

父也吾師之父及見者分甘點領固與事已之大父無
異一旦失侍奉其哀自有不能已者至小門生散處四
方有終身不及一見者聞訃而爲之誄其辭似不能哀
然亦視其師之視門生者何若也師之視門生也如子
則門生之視太老師也無論及見不及見未有聞喪而
不哀者某等以鄉舉中式受知於香杜夫子門下前後
凡兩科矣其於太老師皆未及見及聞訃之日無不各
致其哀則以吾夫子之於門生其陶成而屬望之者不
徒科舉文字之知而性情之感孚於平日有獨摯也至
於太老師人品之端方學問之純粹文章之深厚所聞

於夫子者備見於家狀及賓祭之文非未及見之小門生所能揣測而言其萬一也第郎小門生之所以致哀於太老師者敬奠一觴魂兮歸來庶幾享此

公祭呂母李恭人文 代作

禮經嫂叔無服推而遠之也唐貞觀中制為小功五月而昌黎韓子之報其嫂鄭也則為之服期為其為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自不得泥守乎別嫌之典而覗之若等夷惟

旌表節孝

誥封恭人呂母李恭人今長沙府知府

欽加道銜驪堂太守之長嫂也太守少恭人三十歲在懷抱時分飢共寒親愛備至及其長也起居服食如慈母之護嬰兒太守之官於湖南也恭人實偕至焉隨任常德重君郡治憶祖舅祖姑之音容如在而不及長侍也則爲之涕泣漣洏盡太守之大父曾守是郡而其太翁亦分巡冀寧恭人嘗以隨侍時所及見者勗太守故太守所歷諸郡治行卓然人知爲先世之遺澤而莫知爲嫂氏之箴規太守感其拊育之慈教誨之德陳其節孝請

旌於朝又以本身

誥命貤封如例且閔其無後而以長君嗣焉其所以報恭人者至矣而太守之心猶以爲未盡也則願長分祿養而迭介乎期頤甫自年近七旬首邱念切擕所嗣歸里太守雖饋問常通終以徽音之遠隔也故戊戌之歲藉假暫歸整冠而見亦嘗親奉乎盤匜曾不數年歲在重光月維夏五訃音轟至太守爲位而哭憂從中來若無以自解者凡我同僚率屬而唁之曰爲婦爲母若恭人者可無憾矣又奚生死之足悲恭人之歸於憼夫朝議也年幾十七閱二載而犖事兩世翁姑敬養倍篤其爲婦之節且孝有如此者嗣子之官勉以大義及其天

折戩育孤孫其爲母之慈又如此宜其享年八十有九無疾而終允爲
盛世之女師而作東萊之母儀況有太守爲之表章懿徽庇蔭後昆方之古人鄭仲虞之敬禮甚篤顏洪都之謁誠王感無以過焉是皆太守能奉太翁之治命故事之如母終身不衰然其生也嫂叔之情同於母子及其旣殁則推而遠之雖眉壽令終略無遺憾揆之至性究無以塞太守之悲故援韓子服期致報之義敬奠一觴魂兮有靈其歆鑒之尙饗

祭唐氏妹文

維嘉慶十有七年七月庚辰　敕贈安人唐氏妹之訃自京師三千里達於家明日辛巳仲兄本驥招魂設位酌醴陳牲爲文以哭之曰嗚呼慟哉汝稟賢淑之資蒼蒼者方將昌其年以竟汝之志不應如是之短折也一紙訃書係汝壻親筆非得於道路傳聞之口仰視日車炎炎如炬更非觭致噩夢所能幻造也嗚呼慟哉自吾父之歿于浙也伯兄九歲余五歲汝纔二歲耳零丁孤苦賴有母慈以養以教至於成人余兄弟家貧負米嘗在百里以外堂上甘旨賴汝佐治膝前歡笑賴汝親承老母嘗欲寄汝不許駔儈子閶盟歲甲子汝年二十

有二始字今禮部主事膺受堂爲繼室受堂前妻故有子女各一于歸後老母嘗以善爲後母訓汝迄今七載人無閒言可謂難已受堂于汝歸之次年計偕北上汝還母家戊辰受堂成進士選庶常己巳散館改令職汝念藁砧遠宦屢欲赴都余勸以長安居不易輒泣對曰安有嫁女子長以口腹累母家耶遂于庚午二月附糧艘北發余侍老母送至河下停舟三日依依不舍當時情景宛在目前從此一艙閉置道險愁長行至中途積血大作閱七越月始抵京師而汝之病已自此始矣然尙不知河下停舟卽爲永訣時也時伯兄落第留京客

中相見兄妹欷歔辛未春闈兄復報罷早知汝有今日余固不聽汝去兄又肯別汝歸耶汝在家時雖粗識文字然未嘗親手作書自運河舟次及到今三年一月之中嘗接汝親筆數紙蓋欲使老母知兒病猶能擺管也聞訃前十餘日尚接汝請安帖子追計其時距屬纊未及半月置硯炕上病骨闌珊不知費幾許呻吟始能成此十餘字也余館衡郡閒居停有　陞見之行私心竊喜謂依人奔走骨肉得以重逢孰知行者未還而死者已不及待矣汝於六月六日歿於京師前子晋高童年入泮佳子弟也於六月七日歿於里寓慈護孝竹兩刑

坐埋燕楚迢遞同聲一哭汝女阿菊年甫六齡聞汝遺言欲寄外氏余今年三十有二尙無子女他時歸里汝女卽余女也嗚呼汝今已矣白頭老母痛不欲生余於此時難堪已極想受堂官京師對空房而飲泣伯兄客滙水聞噩耗而傷神其悲慘又當何如耶嗟嗟誰無兄妹惟我三人幼孤同乳未嘗暫離余兄弟十歲以後貧難就塾以母爲師偶有童心母輒訶曰若芬告我若芬者妹名也當時幼稚未嘗不以汝爲多言迄今思之童年不再荒曠如常兒齒忠言能復得耶嗚呼慟哉尙饗

二長物齋文略卷五終

修脯多寡膏火有無不與計也年二十館驥家兄事先
君子先君子亦雅意推許忘賓主迹乙巳秋先君子歿
於浙時伯兄騏九歲驥五歲煢煢無告先生慨然念先
君子交誼之篤撫摩教督欲始終成就之故驥兄弟自
蒙養來未嘗別師一人課讀之外有寸長則誘之遇稍
稍過失呵譴隨及二十年如一日也先生同母兄二皆
力田課俸所入一綵半粟敬奉兄嫂未嘗自新一衣癸
亥丁父憂泣血盡哀附身附棺必使無悔服闋補弟子
員肄業嶽麓書院伯兄遊吳越惟驥負笈相從又二年
驥爲飢驅亦出門下己未先生贅於長沙游氏題其室

曰鴻寵不因人裝者鹿車自愧我刑于其耿介可見踰三年而藍田雙璧礨產茂叔之庭矣嘗夢人授異書一帙曰此周書也把玩驚覺僅記一語曰集於麟原名其長君曰洛書字麟原志祥也壬戌館邑侯蔚廬中偶發舊疾咯血數升閱半載稍痊而元氣已漸耗矣甲子春驥館瀏陽瀕行執手諄諄謂秋闈伊邇努力自期毋怠情以偷安毋嬉游以荒業痛哉我師烏知即永訣時耶六月既望驥自瀏陽歸驚悉訃音肝腸寸裂嗚呼先生之視驥兄弟猶子也而驥兄弟病中不克視湯藥歿後不克視含殮蒼天有極此恨何極耶撫視兩孤其煢煢

無告會不異先君子去世時而驥兄弟終年旅食未必能如師之敎督十餘年不倦也同學陳君文雅胡君樹惪樹慈王君定允等十餘人嘗與驥兄弟聯文社先生去世時驥兄弟不在側祭奠葬埋不悖於禮者諸社友力也秋闈前十日驥兄弟倡同人公致賻分百金詣靈一奠鄧南坡胡玉潭諸君子爲之首數日內知與不知不期而集者百有餘人嗚呼非盛德之能感人耶先生績學能文章不屑屑規撫時流習氣顚躓名場賫志以殁病亟時口誦生平所讀書終夕不輟彌留之際兩手倘作繙書狀嗚呼先生之志可哀已其平居待人接物

兩無城府未嘗有矜驕之色逆億之心故終其身無眦睚之怨又極儉約嘗訓驥等曰惜物力所以惜福也敝衣麤粒甘之如飴雖升斗贊不肯乞假於人人亦以此重之生乾隆壬午二月一日卒嘉慶甲子六月六日得年四十有三卒之三日葬省城南關外之太乙山子二長洛書五歲次洛誥二歲在孩提中嶄然見頭角矣以先生積累之厚遺澤之長將來正未可量先生有子先生不沒也嘉慶乙丑正月晦日受業黃本驥謹狀

誥封朝議大夫太學生李公墓表

乙未仲秋昌江文學李君奉其季父上舍君所撰狀副

以謁將造長沙黃本驥之廬乞為其祖朝議公墓道之碣其書曰某耳先生名久矣先子終今八年非大君子一言傳世其何以為心望之深而委之重辭益固而請益堅啟其狀竟讀之慨然曰韓子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朝議殆其人也而上舍兄弟子姪又能篤承其志諄諄以闡揚父祖為念其貽謀之善世澤之長亦可槩見因不敢讓而為之言曰公諱萼字韡實自號集樸其先世自唐宗室官潭州觀察使者結廬於岳州平江之岑川里遂家焉曾祖諱世邦祖諱思捍考贈朝議大夫太學生諱元日皆蓄德基仁鄉鄙稱善士公太學

君之第四子也道光五年以國子生恭遇
覃恩拜封如其子朝議秩配陳氏繼配黎氏贈如例子
三人傳任皆國學生傳早卒保授府同知銜累階至朝
議大夫女三人適巴陵舉人周準國學生王道璋湘陰
胡世緒孫十有二人瀞鄢廩生瀓縣學生次綱純紀絅
緝綜績經綸維孫女四人適任萬晉張仁元字傳玉潤
皆巴陵人一未字曾孫九人鼎泰頤謙晉豐井恒升會
孫女八人一字巴陵周高騰一字湘陰黃先發餘未字
公以道光八年歲次戊子九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五
明年三月庚子葬於本鄉石堠背丑首未趾之原自冢

世至卒葬見於狀者如此而狀又述其持躬接物事親
教子凡千餘言大要以古人爲師法在今人以爲奇行
於公則庸行也不必書書其爲人所難能者莫如減糶
貸穀焚券卹貧實惠及於里閭爲衆所共見信而可徵
也湖以南連歲被水患岳澧尤甚平江近湖而多山值
無水之歲又易至於旱公歲以穀出貸減其息三之一
斛置木饅入留出挈一守其大父遺法而鐫其籌曰平
心以警司籌者偶值歉歲則減糶以爲里人有穀者倡
於宿逋力不能償者貰之數且逾萬聞有棄婦而償逋
債者於己則焚其券於人則代爲償務全其室家而後

已卽其人有宿怨以不能自存告或無所歸其周卹亦與所親等鄉人欲製額以頌解推之惠勒碑以旌橋路之工則曰是區區者非敢沽名以自伐也嗚呼公留心經濟之學不能出爲世用以展其才而以素所抱負施於一鄉視彼齷齪翁持籌握算較量錙銖爲子孫斂怨者相去固已天壤卽世之挾魏科膺顯秩有父母斯民之責者席豐履厚往往朘脂膏以自肥聞公之風當亦愧悔無旣假使十有九布政司治有如公者數千百人錯置於各鄉各邑之中則風俗不難於大同人心不難於純厚矣安見鄉里之望非邦國之英而章布之儒不

有賚於
聖朝郅化也哉公平居以讀書自娛顏其齋曰强恕曰
四勿以自勵書法倣歐陽率更謂其如端人正士可以
陶養性情詩文不苟作必爲有用之言凡此皆公之餘
事不勝書然亦可以覘其志趣之所在云公之諸子皆
黎恭人出恭人湘陰士族也治家教子咸得其助故公
能徜徉山水間自號柳溪閒叟數十年無內顧憂者皆
恭人有以宜其家亦公之有以行於其家也不幸先卒
在公若失良友而族黨之婦若女則以爲失嚴師矣其
內行例得附書書訖系以銘曰

天岳嵑嵑汨水瀰瀰不產芝玉爲俗所珍毓茲人瑞超軼羣倫軒冕匪樂琴書是親邱園養素黨里師仁王珠薛鳳萃於一門孫曾繞膝緝緝振振人羨其福公帥以身厲纘遺訓羣嗣書紳讀書處世曰惟一眞陵谷易變古道長存我銘其墍歷久彌新

秀水文學沈君病鶴墓誌銘

君諱光熙姓沈氏字子咸浙江秀水人病鶴其自號也少而好游有四方之志年三十二入縣學爲諸生朱石君相國視學時奇其才旣而棄舉子業幕游西蜀嘉慶五年溯巴峽浮洞庭而至湖以南越五年復北走京師

西至晉十一年又南旋於湖南在湖南前後凡三十年其客苗疆最久主客之交蔣觀察紹宗最深余始識君於敍陽其後余亦客觀察幕遂訂交稱莫逆焉君爲人貢直而介生平不作誑語見不善疾之若讐仇非義之取一介不苟其參謀幕府能識大體觀察所至嘗倚重焉芷江六里民訴於部請撥其地隸黔之玉屏檄黔楚大吏會勘持議未決君爲觀察草牘曰乾隆六十年黔苗蠢動蔓延楚邊而六里獨安堵如故則前人所以議撥未行其成效可見地爲黔楚門戶門戶之設鎖鑰宜在內不宜在外湖南內也貴州外也隸湖南便牘上議

遂定奏改其地爲晃州直隸廳民苗安之贊成觀察之政多類此及觀察卒官而君亦已老矣寄居道觀不復別擇所栖其於交游少可而多否故所交不多而多端人要山翁㬎嵐齒長於君余則少君二十餘歲君兄事要山而以弟畜余始終如一日今年春以精力就衰屢欲遷居余宅心許之而未果旬日前忽喀血盈缶驟至委頓余往候執手欷歔曰死無所歸惟君能殯我余遽諾之遂力疾遷焉遷甫四日而卒時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四月乙酉也享年七十君少失怙恃及壯無子而鰥遂翛然不復以室家爲念人皆曰病鶴眞閒雲野鶴也

有吾子及陸君猶能繼其聲而埋其骨余雖不忍銘素生然亦不能無一言以應吾子之屬素生在長沙時著有琴律推原一卷數百年失傳之祕旨也吾子嘗爲之圖矣急宜付梓以廣其傳素生名堅歸安世家子卒年五十有幾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彼斠斠之富貴身既沒而名不彰矧兹琴也如風籟之過耳安能計其人之存亡惟無心於名利者藉一藝以自藏君霅之傍山曰道場有太初孫氏挂瓢之堂魂兮歸來與之跨鶴而翱翔自古皆有死吾又奚傷

郴州觀風示 代作

為觀風事照得昭代崇文之盛特重科名英才獨化之鄉端由庠序圜橋觀聽無僕不收類璧趨蹌有長必錄況三楚號多材之地權興觀倚而來南方為講學之邦俎豆朱張不墜則人由地傑亦地以人靈矣郴酒桂陽古郡敦化名區星占分野驪聯軫宿之輝地據上游境攬衡峯之秀通輿航於百粵瘴雨蠻煙溯襟帶以三湘芳蘭郁芷洞因鹿至睛翠封雲泉以燕來異香冽玉固東南之重鎮而山水之奇觀也惟是金錫砮丹蔚然國寶楩枏杞梓煥矣人文孟琯擒華序著昌黎介聲胡騰護躍人欣播鼓風清文節何燕泉先生芳標氣壓崗苗妖緣

樸齋鄭忠肅名夢一偉節忠昭土木行嘗德業既佩其輝煌文
章尤歸於雅正黃金色日成入藝振羽沈宮袁竹第口
授十篇蕭齋摘豔明末雖趨於詭譎
國初漸返乎清真矣本州才懈玉笋舊厠詞曹篆握銅
符新權州牧一行作吏雖云鞅掌簿書百里專城敢不
留心物色辛酉歲佐操藻鑑第一者頗擅無雙解首為武陵陳
世昌甲子科監試文垣拔十者何曾失五肱經屢折悔少
作之弗工尾不妨焦務陳言之悉去月評於旦敢為面
北之師雨化以時請授指南之法蓋以制科之選競尚
揣摩求試之文每多勦襲竊私牙慧無非膹馥殘膏間

出心裁祇是藜羹糲飯甚且蠶叢鳥道蹭蹬鯨呿字險怪而不經轉喉觸諱句倔強而莫制捩鼻難馴趨荊棘以入羊腸厭膏粱而甘鴆羽父傳之子信是章籝弟受於師私爲邊笥眞慶歷之頑民實金陳之敗子也夫文章之際有神而規矩之中以巧斂精華於字裏耽艶於行間氣不動則不靈機不流則不轉行如天馬方驟雨而馳風嬌若神龍亦轟雷而擊電山當斷處唬立危峯水到窮時忽開別島爭兩國而偏從蝸角小可縱横吞九溟而若控牛蹏大能搏挽構思於無可思之地設想於非所想之間要令作者之興趣横生能使閱者之

精神煥發則異日

黃扉臚唱佇覲

熙朝鼓吹之休即此時自壓衡才聊當太史輶軒之採除將題目發學偒諭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諭仰州屬生童人等知悉即由學署領取全題限一月以為期驗羣材之競爽雲羅高舉新鮮膽翡翠之毛鐵網宏張璀璨集珊瑚之樹裴延齡號下水船終高姚泊曹子建如超山兎能折陳琳將揩老眼看春風桃李之華勿賦遐心吟秋水蒹葭之什倘多文以為富迥殊島瘦郊寒亦一藝之必庸分别王前盧後錢仲文之峯青曲罷的是

仙才朱延清之月盡珠來獨傳盛事欲扶大雅共着先鞭五色寧迷肯負李程之賦三蕪何惜倘酬皇甫之碑

特示

少日駢文焚草殆盡此嘉慶乙丑為汪容川司馬代作道光元年於郴州新志偶見此藁蓋少作之僅存者仍錄其副今四十四年矣關潤東明府點定拙藁極賞文章之際一假為論文要語存之戊申春自記

長物齋卷十八終